

花园
678

莫分

醉清铃

丁琳

主编·珠雅

第十六辑

莫分著

醉清铃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·第十六辑/珠雅主编·—乌鲁木齐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，2005.3

ISBN 7-5371-4825-2

I. 流… II. 珠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2999 号

策 划：珠 雅

责任编辑：张红宇

封面设计：黄 浩

流星族休闲花园（第十六辑）

主 编：珠 雅

出版发行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社 址：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：830001

电 话：0991-2885543(编辑部) 2864403(发行部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qingshao.net>

印 刷：广东惠阳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1/64

印 张：144 字数 3840 千字

版 次：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7-5371-4825-2

定 价：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新青少社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有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

序

BY 莫离

Hi! 大家好! 吾乃莫离是也，莫离者谁？莫分之妹也。莫分者谁？《醉清铃》作者也。何为《醉清铃》？嗯……这个、那个，个中曲折一言难尽，欲知如何，且听分解。

话说有自称莫分者，学业不长进，身体更不争气，无奈只能休学回家。无聊之余，涂抹文字，未及三周，完成初稿。其妹夺来一阅，哇！中毒菲浅！想你个未谈恋爱的纯情少女竟窝在家里写言情，还缠绵悱恻得有模有样的，真行啊！

莫分有才，其妹略有其姐才华皮毛，分故曰：“离，可否帮吾写序？”

离受宠若惊，满口答应。末了，离叮嘱：“苟富贵，勿相忘！”

哈，哈哈，两个白痴……哦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分解。

话说《醉清铃》，有个天赐公主，公主自是投了莫分之所好，才华横溢，不卑不亢。又来个风流倜傥又暴躁痴情的南宫药，才子佳人齐了。于是缠绵的幸福、误会的痛楚、相思的煎熬……自是如期上演，其中也不乏感人泪下之片断，并无多大新意（我欠扁了）。但我认为，笪奴的性格是迷人的。

笪奴，身份显贵却清淡宜人。她屈服隐匿于南宫府，在绝望痛苦中又把心酸怨恨爆发出来。她有屈服有反抗，脆弱中又有坚强，温顺而固执。

当被拉入地牢时，她不卑不亢；当南宫药以君臣之礼跪送她走出南宫府时，她不舍，却固执地坚持着。她反抗的是什么？大概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吧？她可以不顾显贵身份，屈居小妾，但对于情，她情愿屈居。宁可忍受离别的撕心裂肺，也不愿苟全残破的爱情。当然，真相大白后才知是一场误会。

这就是她的迷人之处。

OK！啰嗦了这么多，离点到为止，后事如何，请大家自行欣赏了。

鉴于此乃莫分之处女作，所以介绍莫分很有必



要。话说上回莫分因病休学回家，老爸恐其闷得脑筋生锈发霉，便制订一计划：老爸教她摩托，老妈教她打毛衣。哪知这从不劳动的懒虫学车学出水泡来，惊煞我也！

这且不提，她还疯狂购书，购的是什么书？其中有学烹饪的，无聊时，她钻在厨房里又是蒸又是炒，但这个五指不沾阳春水的家伙，不动则已，一动就差点把厨房给烧了。幸好虚惊一场，人房两无恙；倒是灵感忽至，在写第二部作品《梨花谢时》时就弄出一场后宫火灾。

昨天，莫分来校找我，大吼一声：“莫离！我第二篇都写出来了，你的序还没弄好？！”惊慌之下，我赶紧抖出一张纸条儿，“好了，好了。”

所以才有以上诸多胡言乱语——他们都说我读书读呆了。

哈，莫分一路走好。（我等着你铺路呢——这句是偷着说的）。

引子

金璧皇朝 皇宫

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静静的御花园中传出一声娇喝：“什么？居然有这种事？来人啊！去把司马相国的儿子司马韶给本宫捉来！本宫就不信，这天下没人治得了他！”

“算了算了！皇妹，司马相国对皇朝有功，他膝下只有这一子，你就当是卖他老人家一个情面，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！”一个男声阻止着她。

细看之下，御花园的凉亭里，一大群人正围着一个身着华服的小女孩，那女孩大约有十二三岁，梳着个小小的公主头，虽是小小年纪，但她眸光慧黠、锐利，她坐在众皇子中间，四周是层层的宫女、侍卫。她的言行举止充满了皇室公主所特有的尊贵、威仪与霸气。



醉清铃

她就是金璧皇朝皇帝的亲侄女，也是皇室惟一的一个公主——天赐公主。

“不行！功劳归功劳，罪过归罪过！司马韶既然有胆犯罪，就要有胆承担。这个人本宫是捉定了！”她的眼中透着坚定。

“可是司马相国那个人太阴险狡诈了！别说朝中无人敢与他作对，就连父皇都念在他对金璧皇朝劳苦功高的分上，对他的作为也是睁只眼闭只眼。你以为父皇不知道司马韶的胡作非为吗？他是不想惩罚他！毕竟司马相国只有这一个儿子。”大皇子宗政寅说道。

“我不管那个司马相国是如何的厉害，也不管皇帝伯伯是怎么想的，本宫要做的事向来都无人能阻止的！既然你们都那么怕他，那就由我来出手，我就不信那个相国能把我怎么样？”天赐公主宗政淙狂妄地说。

众人无语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她说的是实话，在这皇宫中，天赐公主的名号一出，谁都闻风丧胆，战战兢兢！这不只因为她是皇室最受宠爱的公主，更因为她有一个聪明得近乎睿智的脑袋。

“那你打算怎么处置司马韶？”与她同日出生的

八皇子宗政琮放下手中的鸟笼，问道。

宗政淙微微一笑，让人胆战心惊。

“处置？你以为以他的罪用处置就行了吗？”她的明眸闪过一丝慧光，“来人哪，你们捉到司马韶之后，立即把他就地正法！”

“啊！”众人惊呼，“淙，你疯了，要是让父皇知道……”

“我就是怕皇帝伯父知道会包庇他嘛！所以才来个先斩后奏！”

七皇子宗政崇摇头，“也只有你敢这么做！”

二皇子宗政灵有些不可思议，“这也太胆大妄为了吧！”

“什么胆大妄为？司马韶才是真正的胆大妄为！”六皇子宗政崇接过话说，“他什么坏事没做过？也该有个人治治他了。我倒觉得淙这么做好极了！”

“对啊！”五皇子宗政庸也说，“而且由淙来做，保证没人敢参她。她顶多也只会被二皇叔训几句而已。”

八皇子宗政琮低头喃喃地说：“不公平！为什么她总是得到父皇那么多的宠爱？而我……”他的话在



淙的目光中停住。

“琮，你的鸟真漂亮，借我看看！”宗政淙微笑着开口。

“这……”宗政琮虽不舍，但也不敢得罪她，“给你吧！”

淙接过鸟笼，然后把鸟笼的门打开，“呼”的一声，那只非常漂亮的百灵鸟一下子飞了出来，停在树上。

“呀！”琮惊呼，“你就算不喜欢也不必放走啊！我的鸟……”

这时一个十七八岁，身穿侍卫服的少年飞快地翻身跃上树，捉到鸟之后又旋身跳下。他整个动作干脆利落，漂亮极了。

少年把鸟捧给琮，琮兴高采烈地接过。

淙若有所思地盯着少年，“琮，我没见过这个人。”

“昨日父皇不是赏我们每人一个贴身护卫吗？我的护卫就是他，他叫高卷。很棒，对吧？”琮得意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淙微微一笑，“琮，这个人身手太好了，我喜欢，既然是你的侍卫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

跟你要了这个人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琮哇哇大叫，“你不是有一个侍卫吗？你那个女侍卫叫什么水风清的，不是也很能干吗，干嘛要抢我的侍卫？”

“很简单！”淙张着盈盈美目，“我喜欢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有本事你去找皇帝伯伯告状呀。”

“呜……”什么嘛，到时父皇一定会说，她喜欢就给她，谁不知道她被父皇宠上天了。

“如果你没什么异议的话，那我就带走了，再见！”说完，她就带着侍卫宫女浩浩荡荡、大摇大摆地离去。

呜……琮看着她的背影，欲哭无泪。

众皇子怜悯地看看他，也陆续离开了。

谁叫他去惹皇室的宝贝公主，活该！

几天后，传出一则消息：司马相国之独子因草菅人命、强抢民女、搜刮民脂，被天赐公主派去的人硬生生砍下脑袋。

司马相国表面心悦诚服，实则却恨得咬牙切齿。

于是，一场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，而阴谋的对象却是天赐公主——宗政淙！



第一章 公主落难

陡峭的悬崖下，水潭边。

“公主、公主，你没事吧？”两个年轻男女围着宗政淙，着急地问。

“没事、没事！你们干吗那么紧张？不就是从悬崖上跳下去嘛。你们都没事，我怎么会有事？”宗政淙不耐烦地说。

“总得小心一点，公主乃千金之躯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！”淙打断水风清的话，“你们去看看其他人怎么样了，真是的，那马肯定疯了，要不是这么深的水潭，掉下来不粉身碎骨才怪呢。”

“公主，其他人都受了重伤，看样子是活不了了。”高卷说。

淙看看已被血染成红水的深潭，神情有些怅然，这些人一路从京城保护她到这里，忠心耿耿，没想

到……唉！

“公主……”

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淙问。

“我们应该到了南州城的郊外了，公主打算……”高卷说。

“我们必须改名换姓，然后在南州隐居下来，从此不再踏进京城一步。”

“那王爷与王妃呢？不救他们吗？”水风清问。

“怎能不救？但不必我们救，爹娘一生待人都宽厚仁慈，自然会有人救他们。而且爹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，更何况还有太后奶奶呢。”

“是！”高卷说，“只是，司马老贼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既能伪造王爷谋反的证据，就一定还有别的阴谋诡计，到时王爷与王妃可就危险了。”

“那老头子的目标是我，他派人一路追杀而来，那些杀手肯定看到我们坠崖了，要是他以为我们都死了，自然就会停手，至于报复……临走之前，父亲就叮嘱我不要再回宫，在外面做个平凡人，才能一生平安无虞，经历了这场变故，我也倦了，别的事也管不了那许多，一切都等安定下来再说吧！”

淙的话中透着心灰意冷。她曾经是多么的意气风



发，现在却是如此的狼狈，她那十三岁的脸庞缀着点点沧桑，这一路走来，她历尽坎坷，心力交瘁，稚嫩的心在一夜之间被迫长大。

皇室的骨肉相残、勾心斗角她是见过的，只是在亲身经历之后她才理解那种痛是怎样的撕心裂肺。她的亲伯父竟下旨抄她的家，再把她的家人软禁起来，怪不得父亲一直无心仕途，淡泊名利，她今天算是亲眼见到权力斗争的残酷了。

她的心好冷！

然而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。父母亲膝下只有她一个女儿，之所以连夜把她送走，就是要防止她受到波及，就是为了保全这唯一的血脉。所以，她除了听父亲的话，终生不再踏进京城一步外，别无选择。

“公主，你身上的衣服都湿了，换下来烤烤火吧。”水风清说。

“不用了。”淙抹了一下脸，“以后要受苦的地方可多了，这点冷算什么！”说着举步就走。

“公主！”两人忙跟上她。

“以后不许再叫我公主了，而且你们都必须改名！”

“是！公主，我们现在去哪？”

淙停下脚步，看看远方的天空。

“你们要去哪？我不知道要去哪！”声音有些幽然。

“呃？”两人面面相觑。

“但我只有一个地方可去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她微微一笑，樱唇吐出了两个字：“妓院。”

“啊！”

公主要去妓院？嫖妓吗？



十四年后，南州城

过了十四年，一切都风平浪静了，司马相国死了、相侯亲王夫妇死了、老太后死了，当年的皇帝也死了，现在的皇帝是之前的八皇子宗政琮。

新的皇帝、新的官员，不变的还是争名夺利、勾心斗角！只是当年那个备受宠爱的天赐公主宗政淙却早已消失无踪了。

这日，南宫世家来了一位贵客，把南宫昀拉入书房中密谈：“已经十四年了，我找了她十四年，你知



道这十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每天都在噩梦中醒来，担心她受苦，担心她受委屈，担心她被人欺负。她是那么娇贵的一个人，如何能……如何能过得那些苦日子！”青年男子痛苦地说。

南宫菂的反应倒是很平静，“这些话你已经说了一千多次了，自我认识你以来，每次见面你都要把这些话说一遍，我耳朵都生茧了。”

“你……那是因为这些年来你们一直都没找到她，你们若是早点找到她，我就不必再担心了。”

“但也要找得到吧！”

“……一定找得到的。只要她人还在，就一定找得到的，就算是要把整个的金璧皇朝给翻过来，我也一定要找到她。”男子非常坚持。

“但要是她死了呢？”南宫菂泼他冷水，“我记得皇室不是有个传说，传说所有的公主都受到诅咒，全活不到十五岁。而天赐公主正是在十三岁时遇难，符合了这个传说，也许……”

“没有也许！”男子气急败坏地大叫，“我不允许！听到没有？我不允许！她一定没事的！那个传说是针对那些寡情或风流的皇族的，但二皇叔与二皇婶一向鹣鲽情深，他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好不容易

才走到一起，感情好得不得了，他们的女儿怎么会受到诅咒呢？如果诅咒对他们有用的话，他们也不会生下皇室七代以来第一个姓宗政的女儿了！”

“可是，十四年前，在悬崖下……”

“那不是没见到她的尸体吗？而且，同行的两个护卫水风清与高卷也不见了，证明她还活着。”男子即是新皇宗政琮。

“但相侯亲王已经被平了冤了，圣旨早在十几年前就下了，她现在不是一个罪人，仍然是堂堂金璧皇朝的天赐公主，全天下人都知道！如果她真的没事，她为什么不自己回宫，有谁会愿意放弃荣华富贵？更何况据说这个天赐公主是个极刁蛮任性的人，没有权势的支持，她要如何活在这弱肉强食的社会里？要照你说的，她没死，我们又找不到她，那只有一个可能！”南宫菂有条有理地说着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她自己不愿意回去！如果她存心躲着我们，那我们要找到她的几率就很低了。”

宗政琮跌坐在椅子上，双眼闭上，两颗泪悄悄地滑下，他怎么能忘记那个清丽的小女孩甜甜的笑脸？从小和她一起长大，她的一言一行，一颦一笑早已深

